

迎年

●仇翠玲

“小孩小孩你别哭，过了腊八就是杀猪，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”。小时候，腊月的风里响起这首童谣，过年的直通车则开始启动，踏上这趟车，期待会越来越接近，迎年的事项也会越来越具体，打扫房舍、拆洗被褥、清洗院落、碾米磨面、杀猪炼油、购置年货……一项接一项，每一项都裹着忙碌艰辛却又充满热切期盼。

做新衣

对小孩子来说，迎接新年最有仪式感的莫过于穿新衣。进了腊月，我们姐弟六个就天天盼着，可拮据的日子，让母亲在做新衣这件事上很为难。但坚强的她，再难也要让孩子们过年穿上新衣，于是母亲想出了“翻新”的办法。一进腊月，母亲就开始做新衣忙碌起来。拆开旧棉袄，把里子、面子浆洗干净，再把硬硬破碎的棉花一点点拆软，拼接，补好里子的破洞，将面子翻过来用，一件“新”棉袄就有了雏形。再把破旧的袜子剪开，将两个袜筒缝在袖口上，以掩盖袖口那些细小的洞。两只旧袜筒出现在翻新的棉袄袖口上，既是补丁又是一种点缀呢！

只是这“翻新”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面子要捋平褶皱，里子要反复缝补，最费功夫的是拆棉花。一件棉袄的棉花套只有前胸后背等几处大块棉絮，其他都要用小块棉花一点点地拼接。母亲白天要忙农活、做家务，只有夜里，才有时间坐在炕沿上拆棉花，昏黄的煤油灯映

照着她疲惫的身影。有时我们也围在母亲旁边，帮忙拆棉花。母亲教我们将旧棉花块四周慢慢地拆开、扯平，巴掌大的棉花拆完比碗口大，且四周又薄又软，这样絮棉袄时才能彼此搭配形成一个整体，絮进棉袄里才会平整暖和。只是我们择一会儿困了，就都陆续地睡去。昏暗的煤油灯下，只剩下母亲。

那时我们正长身体，粗布的面子、面子浆洗后又缩水，于是新衣便有了“传承”——大姐的棉袄翻新后给二姐，大哥的给二哥，三姐穿二姐或二哥剩下的，我是最小的，穿的常常是翻新过两次的……可即便如此，母亲总能把旧棉袄收拾得干干净净、暖暖和和。比起邻居孩子露着棉花、沾着污渍的破棉袄，我们的“新”衣，已是那时能拥有的最好“美服”了。大年初一早上，我们穿着新棉袄跑出门，风里都是欢喜的味道。

杀年猪

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迎年最为隆重的内容莫过于杀年猪了，时间大概在腊月十五前后，那种热闹不亚于过年。

年猪一般都是自家饲养的，那时没有多余粮喂猪，春夏秋喂菜，冬季喂糠。于是春天的灰菜、猪毛菜，夏天的榆树叶、西天谷，秋天的山麻子、苍耳子等都是喂猪的佳品，我和姐姐每天放学都要去给猪喂菜。猪光吃这些菜是不长肉的，母亲有办法，每到秋天，她常常带着哥哥到沟坡上割野麻子。初秋时尚未成熟的野麻子连叶带籽放到缸里糟两天喂

猪；秋后成熟的麻子晒干后，叶子压成糠冬天喂猪，麻籽榨几瓶麻油一家人冬天炖菜，剩下的油渣便是猪的“细粮”。靠着这些，我家的年猪每年都能长到两百斤，在村里算是“大猪”了。

定准了杀猪的日子，头一天都不能喂了，这是“空肠”。杀猪当天，早饭过后，父亲带着哥哥以及帮忙的邻居，快速推开猪圈门，大家捉尾巴、揪耳朵、扯猪腿，伴着猪的嚎叫，呼啦啦把猪掀翻在地，用绳子捆紧四蹄，吆喝着抬到院里的桌子上，母亲早把一个木盆放到桌前，用来接血。这时候我是从来不敢看的，躲到屋里灶台旁添柴烧水，直到一盆暗红的猪血被端进屋来。

这时两口大锅的水也烧开了，大家把猪抬到灶台上，准备焅毛。父亲和哥哥交替着用铁钎子从猪的脚蹠插进皮肉间，再往里吹气，直到猪身鼓得像圆气球。这时几个人一起下手，浇水、焅毛、刮皮……此刻，堂屋的门是敞开的，因为两锅热水蒸出的热气，像要将土坯房撑爆，只能从屋门向外升腾，遇到腊月的冷风，愈发的云雾缭绕，迎年的烟火气便充满整个农家小院。

“战场”再次移到屋外，便是开膛、洗肠、剔肉……邻里的孩子们围着看，狗们蹲在一旁，眼睛盯着案板，等着分点碎肉。洗干净的猪肠送进屋，母亲早已调好佐料，开始灌血肠。灌血肠很讲究，灌得太少浪费肠衣，灌得太多煮时又会爆，需将肠口用麻绳死死系紧才行。煮血肠更是技术活，灌好的血肠下锅后，灶火要

保持开锅的状态又不能太急，要适时翻动避免粘锅，还要扎孔放气，避免胀爆。

新出锅的血肠是杀猪日的第一道美味，切成小孩巴掌长的一段段，每人夹一段咬上一口，油汁顺着嘴角流，那股鲜香味儿，能从嘴里香到心里。猪肉炒酸菜是杀猪当天的一道大菜，尤其母亲炒的猪肉酸菜无人能敌，金黄的肉片裹着酸菜，满院飘香，那是一年中最解馋的一道菜。

蒸年糕

过了腊月二十五，蒸年糕就提上了日程。这也是迎年的大事，全家人都要上手。做年糕用黍米面，先把黍米泡一天，再拿到磨房磨成面，灶旁备好软柴，才算准备妥当。母亲在锅里添好水，放上高粱秆编的蒸屉。当灶膛里的火苗跳跃着舔着锅底，热气从锅里冒出来时，母亲便把盛着黍米面的簸箕放在锅台上，开始铺料。

母亲先在蒸屉上铺一层煮熟的豇豆，防止黍米面漏下去；再把黍米面攪成小块，均匀地摆在豇豆上，这样蒸的时候透气；最后把剩下的面均匀地撒上去，哪里蒸汽足就往哪里撒，避免出现夹生。这“一铺、二攪、三撒”的技术让母亲在村里很出名，所以越是忙年的时候，东邻西舍越是请母亲过去帮忙蒸年糕。

烧火也是个技术活，火太急年糕会糊，太缓又蒸不透，还要不断查看蒸汽情况，以此调整软柴的用量和位置，所以烧火的人得母亲“钦定”。但那时我们都抢着干，不为别的，只想看着松散的黍米

面，是如何在蒸汽里慢慢变成黄灿灿、软乎乎的年糕的。

等香味飘满厨房时，母亲早把铺着熟豇豆的盖帘放在凳子上。两个人把蒸屉抬出来，“啪”的一下将年糕反扣在盖帘上，热气裹着甜香扑面而来。待它稍凉一些，母亲便切下一块块两面都粘着豇豆的年糕让我们解馋，咬一口年糕，软糯粘滑，略带甜味——比起平日里的苞米糕子、苞米面饼，这简直是人间至味啊！我们吃着年糕，说着“年年高”，迎接更好的新年。

蒸好的年糕不能一下子吃完，母亲把凉透的年糕切成薄片，淋上水冻在仓房里，留着正月里招待亲戚和回门的姐姐一家子吃。直到二月二，仓房里剩下的最后几片年糕，还能让我们再解一次馋——这是母亲的心思，想“年年高”的好彩头，从年根儿一直延续到立春。

如今日子好了，做新衣不用再翻新，杀年猪不再是稀罕事，年糕也能随时买到，可腊月里总像少了点什么。在转瞬即逝的一年又一年中，我忽然明白：我们怀念的从来不是新衣、年糕、年糕，而是母亲在煤油灯下拆棉花的身影，是父亲和哥哥抬猪时的吆喝，是一家人围在灶旁等着年糕出锅的期待——那些藏在迎年琐事里的烟火气，那些用爱熬煮的时光，才是关于年的记忆中最珍贵的底色。那童谣又随风而来，我告诉我的孩子：只要有爱在，再平凡的日子，也能酿出甜来；只要踏实向前，再寻常的迎年，也藏着来自岁月的温暖与希望。

儿时新年

●苏磊

童年是收藏在记忆相册里的珍贵照片，每次回望过往，心底总会漾起久久不散的涟漪；童年是天真无邪的时光，藏着许多难忘趣事，而深深刻在心底的，便是新年。

鲁迅先生在《少年闰土》里写道：“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，新年到，闰土也就到了。”于我而言，这份盼新年的热切，全因家里的兄弟姐妹，唯有此刻才能悉数团聚。大伯家的静姐、艳姐、三姐和三叔家的两个妹妹连同我妹妹围坐在一桌，翻绳在指尖翻飞成各式花样，跳棋的玻璃珠子在棋盘上叮当作响；我则领着四叔、老叔家的两个弟弟，每人捧一根干爽的金玉米秆，当作征战的长枪，在院子里、田埂上扮演“将军出征”。寒风刮过我们稚嫩的脸颊，冻得脸蛋红扑扑像熟透的苹果，鼻涕悄悄淌下来也顾不上擦，只顾着挥舞“长枪”，呐喊冲锋。非要等大人们在屋里喊得不耐烦，循着笑声出来照屁股上轻踢一脚，我们才吐吐舌头，悻悻地端着未尽的兴致，簇拥着跑回满是饭菜香的屋里。

屋里早已是热闹非凡。爸爸在厨房掌勺，铁锅与铲铲碰撞清脆的声响，红烧肉的醇厚、炒青菜的鲜香顺着门缝漫出来，勾得人直咽口水；大娘和

婶子们穿梭在厨房与客厅之间，手里端着热气腾腾的菜盘，笑声与碗碟碰撞声交织在一起；大伯、三叔和四叔围坐在炕沿边，抽着烟闲聊着一年的收入与家常，烟雾缭绕中满是惬意。老叔最懂我们的心思，饭前总会领着我和两个弟弟到院子里放鞭炮，点燃引线后我们便捂着耳朵往后跑，看着鞭炮在地上噼啪炸开，火星四溅，吓得我们既躲又笑，清脆的鞭炮声把年味烘托得愈发浓烈。爷爷则在书桌前铺开大红纸，研墨挥毫写春联，笔尖在红纸上流转，“福满人间”“春回大地”的字迹刚劲有力，墨香混着红纸的喜悦，提前把年味酿得十足。奶奶总在一旁默默忙碌着，时不时掀开衣柜看看给我们絮了棉花的厚棉袄，生怕我们在外玩耍冻着，眼神里满是藏不住的疼爱。

贴春联是必不可少的仪式。爸爸搬来梯子，大伯扶着，我踮着脚尖递胶

水和春联，弟弟妹妹们在一旁帮忙看着纸角，看着大红的春联整齐地贴在门框两侧，瞬间觉得整个屋子都亮堂起来，连空气里都飘着喜庆的味道。

晚饭过后，全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看春晚。沙发上、炕头上挤得满满当当，吃着瓜子、剥着花生，看着屏幕里的小品笑得前仰后合，听着悠扬的歌声跟着轻轻哼唱。孩子们耐不住性子，时不时跑到院子里疯跑一阵，又被大人喊回来，生怕错过精彩的节目。

临近午夜，包饺子的环节终于到了。大人们围在案板旁，和面、擀皮、调馅分工明确。小孩子也不甘示弱，洗干净小手去凑热闹，学着大人的样子捏饺子，却总把饺子包得歪歪扭扭，有的露了馅，有的像小元宝，有的甚至成了“四不像”，引得大人们哈哈大笑。奶奶从不嫌弃，把我们包的“丑饺子”也一个个摆上盖帘，说：“自家孩子包的，吃着才

香。”饺子下锅时，沸水咕嘟咕嘟翻滚，一个个白胖的饺子在锅里浮浮沉沉，像一群调皮的小胖子。出锅后咬上一口，鲜美的汤汁在嘴里爆开，韭菜与肉馅的香气交织，暖乎乎地顺着喉咙滑进胃里，浑身都透着舒坦。

午夜12点，窗外的鞭炮声此起彼伏，绚烂的烟花在夜空绽放，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。我们捧着热乎乎的饺子，看着春晚倒计时时的画面，跟着一起喊“三、二、一”，新年的钟声在欢声笑语中敲响。

如今，我们兄弟姐妹各自成家，平日常聚少离多，一群人围坐在一起翻绳、下跳棋、放鞭炮的场景成为记忆。爷爷再也沒机会为家里写春联，奶奶也不再在我们身边。但每当想起童年的新年，那些温暖的画面依然清晰如昨：院子里的欢声笑语、厨房里的饭菜飘香、春晚的熟悉旋律、饺子分里的鲜美汤汁，还有长辈们眼角的笑意与疼爱。

那是藏在记忆深处最珍贵的年味，是童年最温暖的底色，更无论时光如何流转，都永远无法磨灭的牵挂与怀念。它像一颗陈年老酒，越品越香，每次回味，心底都会涌起阵阵暖意，让人忍不住嘴角上扬。

年味

●刘永臣

“现在过年，怎么越来越没味了？”每到腊月，总能听到这样的感叹。这话语里，藏着一代人对过去时光的怀念，也藏着时代变迁中，悄然改变的生活轨迹。

幼时，一进腊月家家就开始忙年，先从“推大碾子”（土话：把全年的谷子用石碾子加工成小米，因冬季加工谷子出米多）开始，过了腊八陆续杀猪。家长揣着攒了一年的钱，去供销社采购年货。回了家放下手里卷着的年货，从肩上拿下米口袋里装的各样商品：红糖、烧酒、蜡烛、卫生香、鞭炮、花布、发条、大人的袜子……每人都能分摊上一样新鲜东西，全家人笑逐颜开。

孩子们盼望着新衣服，盼着压岁钱，更盼着那眼望窗外的鞭炮。如今都如愿以偿了，怎能不高兴万分？过年真好！

那时忙年，全屯似乎有了共同仪式感：全家齐忙碌，扫房子，用洁净的白土粉刷全屋——为被煤油灯熏得油毡纸似的墙，涂上一层稀泥土，干净极了。再一垫地，小茅屋散发出泥土的芳香。蒸年糕、豆包、做豆馅……母亲还要拆洗行李，洗涤、翻新、缝补旧衣服，一切都将焕然一新，要干的活儿真不少。

直到大年三十，终于盼来那一锅雪白的大馒头和丰盛的年夜饭。除夕夜那热腾腾的内馅饺子，窗外此起彼伏的鞭炮声，屋内的欢声笑语，阖家团圆团圆。给老人磕头拜年，得到压岁钱，热热闹闹守岁——过年真好！

那时的年味，是烟火气，是人情味，是幸福的团圆，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。

如今的年，没有了那些繁琐，自然就没了那些忙碌，当然也没了那些滋味。城市超市里，千百种商品琳琅满目；农村大集上，街两边地摊儿摆出老远。“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你买不到的。”如今的小康生活，新衣服随时买行款；平时想吃啥买啥，天天像过年。至于鞭炮，因安全、防火、环保等诸多因素，人们不再过于重视，只是象征性地辞旧迎新燃放一阵，无疑少了一些年的标识。

通讯的发达，让远隔万里的家人可以随时通过视频交谈，让“千里迢迢回家过年”的期盼淡了几分。远路有飞机、火车，相隔几百里也是近路，自驾车当日即可到家。

城里年夜饭可以订在酒店，减少了家人在厨房忙碌，连洗碗筷都免了。春晚节目依旧在播，可人人拿着智能手机，注意力被分散在一个个群聊和短视频里，少了昔年围炉夜话的专注。

从前过年是清贫日子中的一抹光亮，是辛苦一年后的犒赏，所以每一份准备都充满了期待。年味藏在物资的匮乏、人们的贫困里，更藏在人与人之间因互相帮助而紧密的联系中。

其实年味从未减少，只是社会飞速发展，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过年的方式变了而已。

从盼过年到怕过年，不变的是对家的眷恋

●刘宏杰

寒来暑往，秋收冬藏。转眼间一年将尽，新年的脚步悄然临近。然而，对于我们这些步入中年的人而言，“过年”二字，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……

小时候，我满心盼着过年。东北的年味格外绵长，一进腊月，家家户户

便开始忙活起来。那时中小学的寒假也长，孩子们一放假，就能真切地嗅到过年的气息。我们这些八零后，虽说没真正吃过什么大苦，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物质生活与现在相比，绝对是天壤之别。因此，过年前后，便是人们集中改善生活的重要节点。

记忆中，小镇里的许多家庭都养猪。开春抓猪崽，腊月杀年猪，那是一年中热闹的日子。杀完年猪，主人家当天就要请亲朋好友来吃肉，剩下的血肠和杀猪菜，自家还能吃上好几天。印象中直到我七八岁，家里还杀过年猪。再往后，养猪的人家越来越少，镇里杀年猪的习俗也就渐渐淡了。不过，即便不杀猪了，年前多买些肉储备起来，依然成了大家约定俗成的习惯。

除了能敞开了吃外，过年对孩子最大的诱惑莫过于“零嘴儿”。现在想来，那时的零食实在匮乏，无非是炒毛嗑、花生，外加一些水果糖。生活富裕些的家庭，或许还能买点柿饼和黑枣。家长买回这些宝贝后，必须得藏严实了，若是被嘴馋的孩子发现，很可能没等到过年就被一扫而空。过年那几天，餐

桌上还能喝到饮料。那时可没有如今这些五花八门的品牌，小镇酒厂生产的“大青沟”碳酸饮料便是极品。现在回想，那口味像雪碧，父母每年总会给我买一箱。我视若珍宝，喝完一瓶就要数数还剩多少，直到最后一滴也舍不得浪费。

孩子们盼过年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能穿新衣、换新鞋。不得不感叹当年实体经济的兴旺，那时小镇仅有的几家商场，总是门庭若市。大人小孩都要在年前置办一身新“行头”。衣服买回来了，却不能当时就穿，必须压在箱底，等到大年三十那天才能上身。正月里，这新衣服还得穿得格外“金贵”，生怕弄脏弄坏，免得和家人去拜年时失了体面。去亲友家拜年，长辈自然少不了给压岁钱。当然，这钱也不能白收，父母也要给对方孩子同等金额的红包，两家人图的就是个礼尚往来、吉祥如意。这压岁钱，从最初的10元涨到100元，后来随着年岁渐长，我收到的压岁钱越来越少，尤其是上高中后，就再也收不到过，从此它成了我儿时过年最温暖的回忆。

然而，成年以后，我渐渐开始“怕”过年了。与孩童的无忧无虑相比，成年人的过年是一场“战役”：忙着采购年货，忙着大扫除，更要忙着筹备年夜饭；成家后，还要忙着给孩子置办新衣，忙着应付亲友间的礼尚往来……

总而言之，一到过年，总有忙不完的琐碎事。

不过，真正让我“怕”过年的，还是日历本上那无情跳动的数字。不知不觉，我曾经以为永远不会变老的父母，早已退休，两鬓斑白；昨日还在牙牙学语的孩子，如今也长成了半大的小伙子；就连总以为自己还年轻的我，也即将步入不惑之年。岁月在不经意间，悄悄偷走了青春，留下了沧桑。回望过去，儿时过年的场景历历在目；憧憬未来，生活的重担压在肩头，却也蕴含着希望。其实，无论是儿时的“盼”，还是如今的“怕”，都是我们对岁月与生活最深情的敬畏。

在我看来，过年不仅是时间的刻度，更是责任的传承。曾经，我们躲在父母的羽翼下期盼长大；如今，我们已然成了家里的顶梁柱，开始为父母的安康、为孩子的成长遮风挡雨。儿时的“盼”，是对美好幸福的向往；如今的“忙”，则是对家庭责任的担当。过年不再只是一个节日，它更像是一场盛大的接力。既然握紧了生活的接力棒，我们便要全力跑好这一程。不必畏惧岁月的流逝，因为正是我们的负重前行，才换来了父母晚年的安稳和孩子眼中的光亮。在这一年又一年的轮回中，愿我们都能在烟火气里，守住这份温暖，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。

